

小警世說聖湖醜影目錄

卷一

第一回 返故國良朋談心事

入花叢名士種情根

第二回 看戲文慕地遇知交

吃花酒良宵開夜宴

第三回 看梳頭簾下印深情

因轉局筵前吃乾醋

第四回 慧舌靈心片言解薄怒

酸風妬雨醋海再興波

卷二

第五回 唱小曲談笑帶機鋒

吃大菜纏綿傾肺腑

第六回 王雲鵬醉心風月場

江淹秋得意水和里

第七回 諧好事平康選夢 見書信蜚語驚心

第八回 好事多折磨點金乏術 相思纏疾病醫藥無靈

### 卷三

第九回 聞祕事淦秋初失意 驚前車心甫勸良朋

第十回 因望火好意成仇 初跳槽新知如故

第十一回 悲身世從良初定議 趁風流偷局患沉疴

第十二回 聰妙曲知音逢名士 看戲文無意遇秋娘

### 卷四

第十三回 諧好事舅母感深情 翻成局書生重友誼

第十四回 吳大少悔娶沈靜芳 金老鴉怒逐魏子向

第十五回 管瑾侯卑躬屈節

金素蘭棄舊憐新

第十六回 德都統倚紅偎翠

秦公子問柳尋花

## 卷五

第十七回 老幕友花枝思獨占

佳公子人月喜雙圓

第十八回 當筵說笑話卽景生情

半夜掉搶花偷天換日

第十九回 沈仲梅喜結三笑緣

賈鏡龍賭吃雙檯酒

第二十回 假公義快報私仇

貪虛名竟受實禍

## 卷六

第二十一回 爭口舌燕咤與鶯嗔

奪房間風酸又雨妬

第二十二回 大解圍徐季結新交

小爭風賈方繼舊義

第二十三回 歌舞聲中風波突起 溫柔鄉裏妬念全消  
 第二十四回 停差委家庭革命 重義氣朋友贈金

## 卷七

第二十五回 意外緣心心喜相印 簡中事處處好難猜  
 第二十六回 石望谿瞞妻再娶妻 江淦秋有妾還置妾  
 第二十七回 蔡玉英魂歸離恨天 錢寶珠願作賠錢貨  
 第二十八回 露破綻忽翻成局 漏消息遠避他鄉

## 卷八

第十九回 有限黃金難填慾海 不堪白眼長謝花叢  
 第三十回 享豔福喜結花葉緣 殺風景驚破鴛鴦夢

第三十一回 悲慘慘生離如死別  
意綿綿忘舊又憐新

第三十二回 設祖錢快游西子湖

赴遠行暫結瓜山夢

小警世聖湖圖影 卷之三

懺悔生著

第九回 聞祕事淦秋初失意 驟前車心甫勸良朋

且說沈仲梅自從王雲鵬長逝。感良友之云亡。痛知音之頓失。且覺得人生朝露生死不常。心內異常。感慨終日。悶悶的坐在家內。連大門也不走出一步。素蘭屢次着人來請他。又因雲鵬爲思念墨蘭而死。覺得花柳之場。聲色之樂。是人生最不可貪戀的。便視爲畏途。頗思絕足。所以素蘭雖然來請了好幾次。他總推辭不往。一日錢心甫走來望他。提起雲鵬之事。彼此感嘆。又說起知單上寫得不倫不類。甚爲好笑。正在這個時候。忽見汪淦秋怒匆匆的走進來。道氣死我了。氣死我了。仲梅一面讓坐。一面問他爲了甚麼事。如此生氣。淦秋道。天下竟有這種事體。說起來真令人氣死。恨死仲

梅。你只幾日不出城。可知道我種種的失意麼。仲梅道。莫非金桂芳得罪你麼。這也平常的事。體花柳場中原是頑意兒的地方。好麼多走走。不好麼少走走。若像你這樣認起真來。那不是去尋開心。是去尋煩惱了。淦秋拍案道。他僅僅的得罪我。也還罷了。可恨他水性楊花老不知恥。又全人姘上了。心甫仲梅一齊詫異道。有這等的事。他姘的是甚麼人。你如何知道的。淦秋道。我那日出城去。那個甚麼四姑爺也在那裏。桂芳見了我便板起了面孔。頗有不樂之色。那相待的情形。又極爲冷淡。大非平日可比。當時我就甚爲詫異。到了夜間。他又叫我到樓上去睡。我想樓下亦有空房。即使要避嫌。疑亦何必定欲叫我樓上去睡。心內更覺疑惑起來。到了樓上。他並不上來。只叫房間內粗做娘姨胡亂着應酬。應酬。這一夜我留心聽時。那四姑爺在桂芳房內唧唧嚶嚶的。不知說些甚麼。直講了一夜。到了次日。我察言觀色。覺得桂芳與四姑爺甚爲親密。那相待的形景。又很覺殷勤。我此時已疑惑到九分九了。吃過飯。他又對我說。四姑爺在此。諸多不便。催我趕快進城。我氣極了。也不

理。他便到樓上吃煙。叫過那個粗做娘姨來。細細的道。聽俗語說得好人口難瞞。那個粗做娘姨便一五一十的說了出來。原來端午節後。他就全四姑爺姘上堂堂皇皇的並不瞞着衆人。只單單的一個。并且他在背後說我用了他無數銀錢騙了他無數物事。我實在氣極了。所以來尋你。瞞了我一個。商量商量可有甚麼法子收拾他一下子也出出我只口無窮之氣。仲梅道法子不患沒有。不過他們商量商量可有甚麼法子收拾他一下子也出出我只口無窮之氣。仲梅道法子不患沒有。不過爲了金桂芳這只老蠣。人人吃醋。未免不犯着。況且四姑爺是甚麼人。你是甚麼人。全他爭風吃醋。也辱沒了你的身分。淦秋道。依你說。難道就罷了不成。仲梅道。落花既已無情。流水何必戀戀。金桂芳捨了你去姘四姑爺。你就可以捨了金桂芳去做別人。淦秋搖頭道。你的話雖然不錯。但我出世以來沒有受過這種惡氣。不報復他們。我總覺有點兒不甘心。心甫勸道。吊膀子。軋姘頭。原是他們堂子裏頭的本分。你全桂芳要好的時候。代他管理一切。惹了外面多少議論。你的名譽大爲不好。我此時就想勸你絕足以息物議。後來聽他們說起匿名信之事。我就說明鎗易躲。暗箭難防。這種我此時就想勸你絕足以息物議。後來聽他們說起匿名信之事。我就說明鎗易躲。暗箭難防。這種

小人是無惡不作的。恐怕於你大有不利就很爲你擔憂。此刻桂芳既另辦了人。你就可以趁此與他斷絕。既保了名譽。又免了危險。真是兩全之事。在你以爲可氣可恨在我。以爲可喜可賀。至於你說受了他們的氣。於心不甘。要想法子收拾他們。我看起來殊可不必。野草閒花原是人人可以採取的。比不得自己家內的老婆姨娘。自我一人獨占的設或有了外遇。就與我顏面有關。名譽有害。自然不能容忍。過去像金桂芳這種人。原是路中柳牆外花。本非你所固有。則得何足喜。失何足憂。況且一個人最不可動氣。動了氣。於衛生大有妨礙。最易受病。王雲鵬因外面受了墨蘭的氣。家內受了老子的氣。連性命都送掉。你萬不可因受了金桂芳的氣。積悶在心。弄出點病來。那就愈加犯不着了。古語云。前車之覆。後車之戒。我勸你以雲鵬爲前車之鑒。諸事看開些罷。不要這樣的入迷了。你是極明白極曠達的人。比不得那迂拘不化的腐儒。想來不至於河漢斯言。反怪我多嘴的溢秋道。金玉之言當銘肺腑。我非木石。寧不自知。但相形之下。未免令人憤憤耳。仲梅道。金桂芳也太。

難了。這般大的年紀。尚不肯收收心。還要如此的亂軋姘頭。雖然老當益壯。未免太不知恥了。淦秋道。他年紀雖然大些。那貪圖淫慾的念頭。更比少年人勝幾分。不但他三個女兒。沒有一個趕得上。他就是我酒陣歌場。整整的混了十幾年。遇了多少人。也沒有一個全他可以匹敵的。總而言之。一年三百六十日。沒有一夜可以掛空的。若掛空了一夜。他就比死還要難過。心甫笑道。如此說來。你這樣瘦怯怯的人。那裏經得起。旦旦而伐之。到那臨陣交鋒的時候。想要退避三舍的。仲梅道。那四姑爺身長面黑。有力如牛。他的本領可想而知。是絕好的了。與金桂芳姘上。可稱得起女貌郎才。一雙兩好。桂芳心裏想。亦甚為滿足。不然他何以肯捨卻溫文爾雅的汪淦秋。情願就那蠢如鹿豕的四姑爺。說得二人縱聲大笑起來。連旁邊立着的家人聽了。也不禁好笑。淦秋指着仲梅道。你太難為情了。人家在此生氣。你還要取笑我。仲梅道。並非取笑你。一個人如要到嫖界上去。混混。那潘驢鄧小閒五個字。是缺一不可的。你與四姑爺兩相比較。你不過品貌比他勝些。銅錢比他肯用。

些。他雖無潘安般貌鄧通般財。然驢小閒三個字。他卻占全了。你與他爭競起來。自然是優長的占了勝點。劣陋的居於敗點了。這也是天然淘汰。非人力可以挽回的。淦秋笑道。算了。罷算了。罷。知道。你嘴口利害。會得說。就是了。心甫道。嘴口利害亦是容易遭怨的一端。惟口興戎。仲梅不可不戒。一言未畢。只聽得外面鑼聲振耳。三人忙走到天井內一看。只見西北角上火光竟天而起。仲梅忙命人出去探聽。不多一會。那家人轉來回道。聽說是拱宸橋失火。仲梅問他可知道是拱宸橋甚麼地方。家人回說在永和里左近。淦秋聽了便立起身來道。我到外面問問去。說着急急的去了。心甫對仲梅道。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淦秋受了這樣的氣。尙如此關心。可算得是個多情多義的人了。仲梅點頭。一會兒淦秋回來。對仲梅道。據水龍上的人講。失火的地方果然在永和里背後。我們不知道。倒也罷了。既已知道。不能不出去望望。你意下如何。如表同情。就同去走一遭。兒。仲梅遲疑未答。心甫笑道。你方才不是恨得金桂芳要死。此刻永和里背後失火。如其燒了他家。正是。

天公有眼。火神有靈。代你出這口惡氣。你如何又要出去。望他出爾反爾。令人不解。淦秋道。寧人負我。毋我負人。我只曉得我盡我心想來。他亦是吃人茶人飯的。應該有些知覺。感動頑石。尙有點頭之日。難道人意無悔悟之心。麼。心甫道。如此說來。你今天出去望火。不過想趁此機會。要金桂芳。感念你的情義。回心轉意。與你舊好重敦。用意却也不錯。但是依我看起來。堂子裏的人是非理可喻。非情可動的。恐怕你今天出去。不但討不出好處。反要弄得氣上加氣。淦秋聽了。心內頗不爲然。也不與他辯論。只催着仲梅快走。仲梅道。我這幾天很沒有興致。不能奉陪。你請便罷。淦秋仍然苦苦相邀。仲梅笑道。真是奇怪。你要出城。你就一個人出去好了。何必定要我與你全往。難道你不認識拱宸橋。要我帶路不成。還是恐怕有人欺負。你要我出去。與你保標麼。淦秋道。我實在怕到了那裏。再踏前日覆轍。與你全去。以便彼此商量。商量不致於一個人冷清清的孤掌難鳴。受那種悶氣。所以你今天務必全我一走。你如定不答應。就是瞧我不起。仲梅聽他如此說法。知道難以再辭。只得

命家人去叫轎子。又邀心甫全往。心甫道。我家內尙有點事體。今天不能奉陪。明日出城來找你們。說罷告辭而去。不多時轎子來了。仲梅便換了衣服。與淦秋坐着轎子。望拱宸橋而來。不知素蘭家燒了不曾。且看下文便知。

第十回 因望火好意成仇 初跳槽新知如故

且說汪淦秋因聽說金素蘭家背後失火。全了沈仲梅出城到了那裏。火已熄了。這場火燒了一百數十家。直燒到永和里街口方止。素蘭家雖吃虛驚。幸免實禍。見了二人。便將如何起火。如何延燒。及自己如何搬移物件。雜七雜八的。告知二人。淦秋道。我在仲梅家內聽說拱宸橋失火。便親自到街上道聽。後來聽說起火的地方。與你們家相近。我狠爲你們着急。連忙跑回仲梅家內。邀他全出城來望火。他又推三阻四的延挨了一回。所以來得遲了。此刻見你們居然無恙。我方才安了心。真真險極了。倘再延燒下去。恐怕你們家內就保不住了。桂芳道。這個火起也起得奇怪。熄也熄得奇。

怪燒到街口的時候。天井裏多是火星了。我急得來沒有法子。連忙跪在地下。叩了十幾個頭。求菩薩保佑。又許了多少願心。不料我還沒有扒起。忽然起了一陣風。就把這個火吹熄了。你們想想看。菩薩可要靈不靈。仲梅聽到這裏。不禁格的一笑。素蘭道。娘不要講與他們聽。他們是不相信的。又對仲梅說道。你這幾日在城裏幹甚麼。請了你十幾轉。總回頭沒有工夫。我也不曉得你府上有甚事體。你就這樣的忙。我在這裏日日夜夜牽記你。你是再也不想着我的。仲梅道。我前幾天因雲鵬死了。在他家內幫忙。自然沒有工夫出城。到了這幾天。我心內不知何故。總是悶昏昏的。懶得走動。今天聽說此地失火。便老遠的出來請安。在我可算得志誠到十二分了。你謝也不謝我一聲。還要來責備我。真是人有良心。狗不吃糞了。素蘭笑道。我是不曉得你是個甚麼東西。仲梅笑道。我麼自然是個人。難道你還不知道麼。素蘭道。你既然是個人。不應該跑到狗窠裏來。與狗說閒話了。說得衆人多好笑起來。墨蘭問起雲鵬病中光景。仲梅便仔仔細細的演說了一番。衆人聽了。也甚感嘆。

接着就有城內的一班大老官。甚麼湯老爺魏大少胡大少。一起一起的出城來望火。素蘭姊妹便流水般的各處應酬。不多時那個甚麼四姑爺也來了。金桂芳就連忙走了過去。淦秋對仲梅道。你看這種情形。叫我如何忍耐得住。仲梅道。棄舊憐新。原是他們慣伎。他既無心與你。你亦何妨舍而之。他我們出去散散罷。在此呆坐作甚麼。淦秋道好。便立起身來。此時房間裏只有順寶一人。見他二人要走。便叫道。三阿姊沈大少要去了。素蘭連忙走過來道。老二。今天真對你不住了。你停回就來。到我家吃夜飯。仲梅道。我在此惹厭。真真對你不住。素蘭佯嗔道。你不要說這種話。我是吃這碗斷命飯。真叫沒有法子。說着又附了仲梅的耳。說了幾句笑道。聽見了麼。仲梅笑了一笑。全着淦秋走出永和里。沿火燒場走到大馬路。閒逛了一回。淦秋道。閒走無甚趣味。我們不如去打個茶園。消遣消遣。仲梅問他到何處去打茶園。淦秋道。六個頭牆門金瓶玉。品貌很算不錯。而且那個老板也甚和氣。我們不如到他家去罷。仲梅點頭。當下二人便走到金瓶玉家。那金瓶玉是個十四五歲的。

清倌人生得眉目玲瓏。肌膚白膩。別具一種小鳥依人之態。仲梅很爲賞識瓶玉的老板七妹妹。原是拱宸橋有名的軟剪刀。見仲梅賞識瓶玉。便竭力的恭維了一番。奉承得二人甚是歡喜。坐了一回。已有七點多鐘。依着淦秋的主意。還要回到素蘭家去吃夜飯。仲梅道。他們此刻亂哄哄的。我們如去吃飯。也覺無味。不如吃大菜去罷。瓶玉道。我也要同去。仲梅道。很好。於是二人帶了瓶玉到第一春去吃了大菜。又到天仙看了戲。直到一點多鐘。方才回到素蘭院內。此時樓上樓下。客人均已住滿。只留了一間偏房間與仲梅。淦秋。素蘭。這一夜穿花似的。樓上樓下。走個不住。原來甚麼湯老爺。魏大少。胡大少。同素蘭。均有相好的。今日通通住在院內。叫素蘭陪了那一個好。只得走來走去。左右逢源。一夜那金桂芳早已關上房門。與四姑爺睡了。淦秋來的時候。一團高興。此刻見了如此形景。便氣憤起來。對仲梅道。罷了。罷了。想不到這老淫婦竟是如此的無情無義。我若再到此處。不是人生出來的。仲梅道。好端端坐在家內。定欲跑出來受這種悶氣。總怪自家不好氣也。無益。我

明天到金瓶玉家去吃檳榔酒替你消消氣。你以為如何。渝秋大爲贊成。當下二人便胡亂睡了一夜。到了次日起來。只見素蘭姊妹橫一個。豎一個的睡在榻床上。也沒有枕頭。枕着仲梅見了頗爲憐惜。便拿了兩個枕頭替他們枕好。也不忍去驚動他們。便全着渝秋到金瓶玉院內寫了幾張條子。叫轎夫進城去請客。到了下午。錢心甫先到。說起昨夜之事。心甫道。如何我早全渝秋說過。不但討不出好處。反要弄出氣上加氣。果然不出我所料。渝秋道。不用說了。提起來令人徒增憤恨。心甫見他如此。也就不便再說甚麼。接着又來了兩個朋友。一個姓黃名成韓。一個姓章名寬甫。多在當典內做生意的。仲梅便邀他們碰了一場。和八圈碰完。已有九點多鐘。仲梅便命擺起檳榔面來。黃成韓叫了長春里的蔡玉英。章寬夫叫瓶玉對過的何佩珠。陸心甫仍叫陳小香。渝秋叫了本堂賽月樓。仲梅自然叫金素蘭。局票發了出去。衆人入座。瓶玉斟過了酒。唱了一支白蘭花的小調。衆人贊好。一會兒蔡玉英何佩珠陳小香來了。仲梅見那何佩珠生得豐容盛鬢。皓齒明眸。與素蘭比較起來。